

魔幻与现实

——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敬晓星

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初我们以为作者不过是给我们讲神话故事，几乎绝望了。我们姑且撇开杜撰一部当今的《天方夜谭》有何意义不说，即便它是多么神奇，未必就能超越“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①的希腊神话？简单地重复人类童年时代的东西不显得太幼稚和造作了么？然而当我们一页一页读下去，很快就被一种怪味——魔幻与现实交织的不协调感——所吸引，它象音乐中的不协和音一样，具有奇妙的效果，渐渐地，我们被它的魔力迷住，走进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在这里，印第安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和东方阿拉伯的神话被赋予一种新的色彩、意象和情调，鬼魂富有人性，人物又象中了魔，时空给歪曲、夸张和打破，主观和客观界限混成一片……它是如此怪诞和迷离，神秘和奇异；然而，这一切又是那样难以置信地与纯粹的活生生的现实天然融合，形成一个既具有史诗般宏伟气象，又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场景的独特风格的神奇世界。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世界。

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杰作中，我们曾获得很高的审美享受，但我们得到类似《百年孤独》的奇特感受的小说却很少，而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就属于这不多几部之列，虽然这种感受远不如《百年孤独》给予我们的那么强烈。歌德在逝世那一年，曾把《驴皮记》读了又读，给予了这部幻想因素与现实因素融成一片，使人对这个深刻寓言的超自然深信不疑的作品很高评价。艾米莉打破传统，以独特的手法描绘出一个奇特而沉郁的世界，既是被当时文坛冷落的原因，也是后来被誉为“维多利亚小说的文雅背景之上的一座唯一纪念碑”^②的原因。美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奥尼尔在本世纪初发现斯特林堡作品里的新因素时就感叹道：“旧的‘自然主义’，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再也不适用了，只有借助某种‘超自然主义’的形式”^③才能表达新时代的东西。《呼啸山庄》重新被人们认识和推崇，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就标志着20世纪作家对新手法追求的深入。

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无论寻求怎样新的表现手法，总是不愿放弃它的民族个性的，或者说不可能放弃，否则它就会缺乏生机，没有生命力，甚至导致衰亡。马尔克斯就是在引进外来手法的同时，从本土汲取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营养，形成自己的风格，使现实主义焕发出新鲜活力。美国学者奥尔德里奇在《艺术哲学》里说：“风格是一种高级的特质”，“是一种总的形式特性，你可以根据它来识别艺术家其人乃至他的时代”^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就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

虽然“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并非来源于拉丁美洲，但它却是在拉美这块大陆上发展成形的。本世纪30年代，危地马拉作家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著名小说《总统先生》就已带上魔幻色彩，40年代，被西方评论家弗洛雷斯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又把欧美现代作家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创作手法引进自己作品，把现实与幻想相揉合，在小说里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五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已形成，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等人常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就是显著标志，到了60年代，“文学爆炸”出现时，魔幻现实主义已成熟，发展到高峰。在拉美先后出现的社会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流派中，魔幻现实主义尤引世界瞩目。《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1982年瑞典在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指出：“他是生活在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上”，这块大陆是“各种文学流派，民间传统与社会动力汇集之地……所有这一切酿出了给人活力，极富营养的琼浆玉液……”^⑤。西方评论家不得不承认，过去是欧美文学影响拉美文学，而现在是拉美文学影响欧美大陆了。

当面对马尔克斯世界时，我们惊异，不能想象，不能捉摸，这样，它那奇伟峭拔、神秘天成就更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然而，我们到底被什么东西震撼呢？

《百年孤独》首先就是以它那奇异的幻想的光辉引起我们的兴趣。它开篇写马贡多村镇的形成便是以印第安神话传说来完成的。故事是由乌苏拉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婚后，坚决不和丈夫同房引起，这是因为乌苏拉的姨母嫁给阿卡迪奥叔父，生下了一个带条软骨的猪尾巴的儿子，这儿子打了几十年光棍，后来又因割掉尾巴而送命；因此村里人也猜想乌苏拉会生下蜥蜴。一次阿卡迪奥与邻居阿基拉尔斗鸡，阿基拉尔因失败使用乌苏拉把阿卡迪奥推出房外来讥刺对方，阿卡迪奥恼羞成怒，使用长矛刺死阿基拉尔，从此，阿基拉尔的鬼魂便时时处处出现在阿卡迪奥家里，纠缠着他，阿基拉尔的悲哀面孔使阿卡迪奥灵魂不安，于是带着全家和朋友翻山越岭，在一片河边滩头定居下来，后来又有若干移民来此定居，这样马贡多就形成了。小说中霍塞·阿卡迪奥被磁铁热、炼金梦以及想认识世界奇迹的渴望迷住心窍，其炼金梦影响他那家族好些人。炼金时怪事也出来了：一只放在柜子上久已被人遗忘的试管，突然变得沉重而无法搬动，工作台上的一锅水，不经加热就沸腾起来，半小时蒸发得一干二净。小说中神奇事件比比皆是，充满小说每个角落。煮沸的汤锅放在桌上，随着一个三岁小孩的预言，竟象有一种内在动力驱赶着，掉在地上打碎；吉卜赛人年年来马贡多，有次竟带来一条飞毯，每人花一点金子都可以乘坐在空中游一番；阿玛兰塔的小摇篮不脛而走，在房间里兜了一圈，又自己回到原地；乌苏拉煮牛奶久久不开，揭开一看，里面竟全是蛆虫，美丽的姑娘雷梅苔丝随着被闪光的微风吹起的床单升天；梅梅的爱情经历总伴随着成群的黄蝴蝶；阿玛兰塔绣花时与死神交谈，关于她知道自己的死期及其安排更是神奇之极；马贡多可以一连下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大雨；还有比《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图册还要神秘的羊皮书，贯穿整部小说。这类描写或是取材于印第安民间故事和传说，或是借用东方神话如《天方夜谭》中的故事。神话和传说，无论是希腊的，阿拉伯的，还是本土的，总是以瑰奇、绚丽的幻想显示它惊人的魅力。那散发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神话气息，把读者的想象力给激发起来了，精灵在迷茫的天地里闪现，神灯和宝石在浩瀚无垠的幻境里闪光，一

切都那么奇异迷人，人们感到一种无形的超现实的力量在吸引他们，同时，当马尔克斯把神话和传说的某一故事，加以改造并融合进自己那个天地时，那些故事的意象和意蕴就变了模样。法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在《美学与哲学》中说：“世界并没有藏在某处，它就在那里，就是不停地在有限中表示出来的无限，闪耀在每种表象之中的自在之物，存在于每个梦中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斯宾诺莎去观看一只奇特的苍蝇，梵高去画一张椅子，拉维尔去画一座雨中的花园的缘故。然而奇雅所想象的妖魔，史诗中的神明，一旦被艺术固定下来，也就是世界，因为想象中的事物是反映在审美意识中的，具有无穷无尽意义的这个真实的一种可能的形象”^⑥。马尔克斯创造的魔幻世界确实是独特而又富有魅力的。

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它总是有些单调，幼稚，还显得浅露，弗洛伊德说它只是“所有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人类年轻时期的世俗梦想的歪曲了之后留下的痕迹”^⑦。它缺乏人类成熟时期的艺术意识，因而难以满足现代人更高的审美意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神话如果仅仅是重复和改造古典神话，那命运是不言而喻的。象现代派里的超现实主义，也具有魔幻色彩和魔幻形象，也能把我们带进冥冥幽深的鬼魂世界中去，但它为何不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那种力量？

魔幻现实主义不象超现实主义那样脱离社会，背离现实。《百年孤独》的作者无意给我们编一部新《天方夜谭》，而恰恰是以活生生的现实描写，展现一幅马贡多小镇和布恩地亚家族兴衰的历史画卷，深刻反映哥伦比亚以及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

哥伦比亚是一个婀娜多姿、气象万千的美丽国家。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很多土著居民。当西班牙征服者在寻找秘鲁的途中来到哥伦比亚，这里便涌入大批移民，包括黑奴和各种混血居民。小说一方面对移民开发而使哥伦比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所反映，同时对哥伦比亚农村的落后、愚昧状况以及人的信仰、风俗习惯都作了真实而细致的描绘。

小说对哥伦比亚独立后的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状况反映尤为深刻。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徒劳无益而又不可调和的斗争无尽无休，他们唯一的打算就是争夺政权和在选举中取胜，此外还有镇压。哥伦比亚希望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它有别于南美洲“野蛮国家”的金招牌。然而政权、土地、法律和军队都属于少数人，而其他则只享有蛊惑人心的，作为民主象征的投票权。而实际上党派之争并无本质差别，就象小说中生动叙述的那样：“九点钟去作弥撒的是保守派，八点钟到教堂去的是自由派”。这样两派之争导致内战，于是政变迭起，使这个国家很少有和平。从1828年至1900年该国就发生过十八次内战。这个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在最后一次内战——千日战斗——中，死亡人数达十五万之多，直到1902年才结束。暴力是两个政党，特别是保守党策划的一项政策，用武装起来的匪徒杀害和洗劫了几十万农民，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对独裁统治者的虚伪、狡诈、残忍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书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一形象就是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书中关于美国香蕉公司在哥伦比亚农村建立香蕉园，香蕉工人的大罢工并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都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很清楚，《百年孤独》里既有魔幻内容，又有现实内容，正如瑞典在授诺贝尔奖时说的：“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但这里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魔幻与现实明明是一对互相背离、互相否定的矛盾，却又那样完美地天衣无缝地统一在一个

天地里并产生一种神奇的魔力，真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读《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时，总是被埃舍尔创造的怪图迷住。在他的版画《瀑布》里，一条瀑布直泻而下汇进池中，池中水又沿着水渠流去，但是，当水拐了几个弯之后，突然又异外地回到瀑布口。这周而复始，永无止尽的流水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怪圈。有趣的是，怪圈里所显示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荒唐与真实的对比所包含的悖论感，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许多事物中，魔幻与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就构成这样一个怪圈。

现实世界的多层次和无穷维，使人的思维中遍布怪圈。在怪圈里，人的思维出现最复杂的现象，思维结构的不同层次间在相互作用，“上面的层次是靠底层的层次来支持的，但是又返回来影响和控制底层的活动”^⑧，因此，在审美活动中，人的审美心理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层次结构，层次结构之间又互相缠绕，形成一个多维空间，这时人的审美心理就被带到不同层次上，人的想象力就会在多维空间的层次上唤起，使有限显出无限来，把美感推向高峰。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就说过：“具有最高价值的作品正是在这些较高级的结构中显示其复杂性的”^⑨。

无论神话，还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都只是单层次的平面结构。这就使人的审美心理活动只能在一个二维平面上进行，当然，人的想象力和联想也可以在这一平面上展开而显示出丰富性，但毕竟只是二维平面上的形象，其丰富性是很有限制的。如象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要获得象20世纪优秀小说的那种丰富性和立体感觉简直不可能。

在魔幻与现实的怪圈里，人的审美活动在互相缠绕的心理层次上展开后，魔幻与现实互相比照和控制所造成的反差，形成一个空间，这是一个读者可以以自己审美经验去想象的无限空间。尼采曾用比方表述过这一美学思想：“浮雕如此有力地刺激想象力，因为它们仿佛正要从中走出受到某种阻碍，突然停止了”^⑩，那么，别的一切，都是由这种放射性结构所唤起的想象去完成。而当魔幻与现实互相渗透，又使空间产生一种模糊性。模糊性常常比精确的东西给人更大的美感享受。奥尔德里奇分析过这种审美活动，说当审美次序显得模糊时，这种模糊的空间就为人提供一种“比较神秘的审美经验”^⑪。神秘的事物总是具有永远的诱惑力召唤力的。

实际上，现代派文学都追求着一种怪味，使作品建立一种多层次结构。拉美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就认为要写“总体小说”（也叫全面体小说）。他说：“总体小说应包括感官的，神话的，梦幻的，玄学的和神秘的五个层面”^⑫以求在各个层次上，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他的代表作《绿房子》就是以五个故事形成五条线索，互相穿插，互相交叉，对白与独白相混，幻想与现实相混，过去与现在相混，此地与彼地相混等。

然而我们并不能说，魔幻现实主义就是魔幻与现实的相混，正如不能说西方现代野兽派画家就是一群野兽。按拉法格关于神话的理论，神话后面隐藏着历史的现实，跟其他形态文学作品一样，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那么，由此一推很多神话也是魔幻现实主义了？就是《聊斋志异》，不仅展现一个狐鬼幽冥的世界，带有浓厚的魔幻色彩，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提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很显然，这些都不能称魔幻现实主义。美国理论家拉·M·克拉夫说魔幻现实主义“力图深入现实，去发现事物中，生活中和人类活动中的神秘所在……他们不是去创造虚伪的人物和环境，而是去发现存在于人类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秘密关系”^⑬。可见魔幻只是一种手法，描绘现实，反映客观真实状况才是目的，它们不是象

神话那样回避现实而臆造一个幻想世界。不管欧美现代派的嘈杂声怎样影响着拉美大陆，马尔克斯总是以深沉的目光凝视着哥伦比亚和拉美大陆的现实，关注着它的命运，他所创造的魔幻境界和福克纳神话一样，并不是把它提高到神话之上，提到虚无缥缈的天空中，而是创造一个神奇的天地来展示人生，展示“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⑭。《百年孤独》里，作者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传奇生涯来表现人生意识就是一个例证。这个人物具有很大的幻想性，但出现在作者笔底的是人而不是神。作为一个政客和军事独裁者，他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也曾失败潦倒，面对死亡，他那充满冒险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他那成功和失败引起周围人物命运的变化，不但使人具体地感受到一个和一群真实人物，而且让人对人生的况味进行品尝，如此，人和人生的本质，人生意义，就在这现实画卷里得到深刻的表现和揭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现实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和根本，离开它，就不会有深刻的意蕴和厚重的力量，魔幻也就失去了光彩。

那么，魔幻的荒诞性是否会影响现实真实性，甚至使现实世界失真呢？在评价小说家的世界时，我们固然应按韦勒克和沃伦说的“不应以这一或那一细节的事实之准确来评判”，应“拿整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想象的世界加以比较”^⑮。但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不真实的感觉，恰恰相反，我们获得比现实本身更为真实的东西。《百年孤独》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一个中了魔的人物，脑子里装的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大自然的智慧，比奇迹和魔术走得更远，他听任想象把自己带进一种永久的梦呓状态，从此没复原，终于疯了，被家里人拖到院子里的栗树底下，绑在树上，长年遭受日晒雨淋。小说中这一荒唐可笑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找到的，然而他那思想和行为，又让你感到现实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精神气质是人类某一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具有一种普遍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不能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魔幻色彩所带来的真实性的效果。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杜丽娘死后之鬼魂继续为爱情而斗争，最后竟以还魂结为伉俪，可谓荒唐之极，然而它却令历代痴男怨女们伤心落泪，倾倒不已。《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借东风，那呼风唤雨的场面是何等的神奇和具有一种宇宙意识，奇怪的是，他的形象没有被损害，倒是升华了，让人获得一种审美快感。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那通体充满着魔幻色彩，散发出的神秘气息，（如贾宝玉神游太虚境，金陵十二钗图册，红楼梦曲，风月宝鉴，通灵宝玉和金锁，来去无踪的道士，贾府衰败时出没的鬼影以及那些怪异的梦幻，梦魇等）不但使作品显得雄奇峭拔，超凡脱俗，而且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感，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写不真实的东西而不失其真，它的奥秘就在于，不管它的手法多么特殊，多么夸大，它总是面对现实，更好地去完成对现实的描写。《百年孤独》那魔幻与现实的天然浑成，反倒使作品更为逼真，有着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说：“现实主义的错误在于它相信通过沉思就可以揭示真实，人们就可以对它描写‘一幅不偏不倚的图画来’”^⑯。这可以说是一种经验总结，批评是相当中肯的。拉美作家卡彭铁尔把这问题阐述得精采极了。他说，魔幻“是对现实的特殊的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被强烈地感觉到的”^⑰。正是这个原因，魔幻才在作品中放射出特别的光彩。这同时使我们领悟到，为什么“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要以一种

极为荒诞，极为疯狂的形式去表现现实。面对冷酷的现实和人生，那恐怖和阴沉的愤怒要借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渲泄？似乎只有用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极端的情绪，才能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那神经质，那狂笑，那玩世不恭，那滑稽和轻狂，表现出的全是一种严肃，悲哀而又心酸的心绪，那所谓一幕幕喜剧，给人的都是一种含泪的笑，有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那现实主义刻划的场面里，我们很强烈地意识到它隐含着象征意义，显示出作品深刻的哲理性。关于这，海明威开始并不承认。他说，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鱼就是鱼，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一位艺术史家回答他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也许海明威在创作时，并未明确想到要在作品中造成象征意味，那一切都是从那深刻的描绘中自然流出来的。但马尔克斯不同，他的《百年孤独》，就是运用魔幻手法，刻意追求一种象征意义。这在小说中处处都表现出来。象征性有着极其奇妙的效果，即使是很平常的人物和事件都可能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力量，产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美国著名美学家李普曼说：“小事被赋予了远远超越它本身的意义，因为这一事件不仅在我们心中唤来了丰富的联想，而且引出了这些联想的结构方式”^⑩。同时，象征性又使整体产生一种神秘而朦胧的美，你深入进去，仿佛感悟到一点什么，得到某种启示，但那魔幻、现实和寓意融汇之后所造成的混沌，又使你陷入茫然。这种茫然，是我们难以把握象征意义所产生的一种情状，显示出作品意象的寥廓和多方面的深刻意蕴。这时，作品就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层次——哲理性层面。

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彼埃尔·加斯卡认为：“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从研究心理的‘怪事’过渡到人的哲理概念——处在他的时代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的哲理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⑪。这当然不是指在小说中表述一种哲学思想或哲学理论。这些都是哲学家的事。艺术的哲理性是以一种感性形象和感性形式表现出对人生真谛，人类历史的必然和世界的整体性的探索，认识和洞察。

《百年孤独》并不象哲理性小说那样，发抒整段整段生硬的议论，它以魔幻手法，从作品的整体构架上，使作品的寓言象征显示出哲理品格。《百年孤独》以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面对行刑队，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那个遥远的下午开头，预示这部书将充满传奇色彩，紧接着就以魔幻手法和现实主义的描写，展现马贡多的历史。这个小镇兴建，发展，鼎盛，生存一百多年，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令人触目心惊的。这里，作者以他精湛的魔幻笔法，以独特而奇异的结尾，完成了作品的整体象征，显示出哲理光芒。

奥雷良诺一直研究着神秘的羊皮书，在马贡多即将消亡的时刻，他终于领悟了吉卜塞魔术师具有决定意义的密码，发现羊皮纸上的标题完全是按照人们的时间和空间排列的，家族的第一个人被绑在一棵树上，最后一个人正在被蚂蚁吃掉。

这时，外面起风了，那刚刚吹起的和风中充满着过去的声音，有古老的天竺葵的絮絮低语，还有窗们在感到最深切的怀念之前发出的失望的叹息。……第二阵风吹来他也没有发觉，飓风般的风力把门人都吹脱了臼，掀掉了东西走廊的屋顶，拔出了屋基，这时候，奥雷良诺才发现阿玛兰塔·乌拉原来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姑母，而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只不过是为了让他在在错综复杂的血统迷宫中去寻找自己，直到生下那个终结家族，神话般的动物为止。马贡多在《圣经》上记载的那种飓风的狂暴袭击，已经变成了四下抛洒灰尘和瓦砾的可怕旋涡。……他还没有把最后一句话看完，就已经明白

了，他从此再也不会离开这间屋子，因为这座镜子城(或称幻景城)在奥雷良诺·巴比洛尼亚译出全本羊皮书的时刻，将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

在这场飓风中，马贡多小镇以及布恩地亚繁衍了十代的家族消亡了。

这一百多年马贡多的历史和家族的命运映照出什么？尽管书中人物的坎坷经历很令人触目心惊，人生的悲剧命运和马贡多的消亡很使人感叹，但作品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悲剧意识，而是使我们超越了对某一物和人的慨叹，被一种恢宏的历史感和宇宙意识所迷惑和吸引，沉入哲理性的思考之中。作品本身就显示出对百年的拉美历史以及人类历史的鸟瞰和反思。那马贡多和一百多年处于孤独状态的世家注定是要毁灭的，并决不会有出现在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这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结论和真理，孤独（即不团结。马尔克斯语）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作者渴望有一个新世界诞生，也就非常明白地表现在对旧的东西的否定之中。

到此为止，我们以《百年孤独》为例，探索了魔幻与现实融汇一起所产生的艺术魔力，但未必揭示出了它的奥秘，甚至只是触及了一点毛皮。人们追索怪圈时，自身也就陷入了怪圈，那有限显示出的无限，永远不可思议，正是这样它才怪，也才有味。神秘感是人们作永无止境追求的动力。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
- ②《勃朗特姐妹研究》362页。
- ③《斯特林堡和我们的戏剧》《美国作家论文学》249页。
- ④⑪《艺术哲学》奥尔德里奇，中国社科版，第65页。
- ⑤《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版。
- ⑥《美学与哲学》中国社科版，第30页。
- ⑦《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第36页。
- ⑧《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四川人民出版社版，1984年。
- ⑨⑮《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三联书店，279页。
- ⑩《悲剧的诞生》尼采，三联书店，192页。
- ⑫《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文艺报，85年7期。
- ⑬⑰《外国文学报道》1985·2期，《乌彼特里短篇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 ⑭《美国当代文学》辛普森，中国文学版，第215页。
- ⑯《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版，211页。
- ⑱《当代美学》李普曼，光明日报版，543页。
- ⑲《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版，538页。